

老娘的窗口

□王长元

落叶松
窗框早已老旧
斑驳的窗扇儿
还残留着星星点点蓝油
就是这个
老掉牙的窗户哟
成了老娘
观看世界的窗口

腿脚不行了
只能挪挪蹭蹭地走
眼巴巴看着窗外
心里
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企盼、瞭望
祈祷、寻求
好像还不止这些
好像酸甜苦辣的滋味都有

儿子
离家时瘦弱背影

背满了
她沉甸甸的嘱托
女儿
出嫁时俭朴嫁妆
落满了
她目光似水的温柔
小孙子
胖嘟嘟脸蛋儿
有着她目光的抚摸
老头子
打更穿的皮大衣
被眸子送过城边的路口

同是一家人哟
为啥
还要隔着玻璃瞅
不是
刚刚离开家门么
咋好像
分别了几个春秋
人上了岁数都是这样么

看亲人
仿佛咋看、咋看都不够

从春看到夏
又从夏看到秋
多想拜托
南飞的大雁
再把那
当兵的小儿子瞅瞅

究竟
要看个什么哟
到底
有着怎样的诉求
我敢说——
母亲的目光
那才是天底下
最宽阔、最深情的河流

日子久了
窗口成了

晚辈子生命的码头
出门时回望一眼
看到老娘——
就知晓
脚下的路径该怎么走
回家时仰望一下
看到苍苍白发——
就感到
心中有个“扑头”

生活的委屈
生命的承受
岁月的颠簸
命运的浊流
孩子们
磕磕绊绊的遭际哟
在老娘的目光中
都将随风飘走

如今
老娘远去了

窗口
空落落的啥也没有
每每朝那儿依依凝望
仿佛还能看见
老人家在那儿微笑，挥手

老娘的窗口
成了我们
人生星斗
无论走过
怎样的岁月山岭
只要想到它——
心中就涌起甜丝丝暖流

乡音·乡情

印象老街

□刘立和

乡土地理

25年前，伴随着大街小巷传唱的《公元1997》欢快的旋律，我从孟家屯的平房，喜迁位于长春南大营附近的卫星花园小区……居所的变化，环境的变迁，让我有种真正融入市井生活的自信满满的归属感。乔迁是日，曾留下“心宽可容斗室窄，思飞故园忆稚童”之感慨。

“民以食为天”——这话没错，乔迁过来后，我与粮油店、饺子铺交集最多。粮油老板姓王，不到40岁，精明能干；饺子铺老板老刘头长他几岁，老实厚道。两个街坊邻居稍有闲暇，便对坐在那张油漆剥落的老八仙桌旁，棋局“杀”个天昏地暗……偶有顾客来访，王老板不敢怠慢：“把地址留下，等我把老刘头‘杀’个片甲不留，我送货上门。”别看他块头不大，臂力过人，手提两袋米面奔跑如飞，不曾误过顾客的饭时。厚道的老刘头凭借高超的炸大饺子技术远近闻名，他的大饺子味儿正、油纯、量足而有口皆碑。在这条沉寂落拓的老街，他拦街挑起的旧帆布棚子，异常抢眼。每天早晨，排着长队的居民慢悠悠地喝着豆浆，津津有味地嚼着饺子，磨叨着家长里短，历数着柴米油盐，给冷清的老街道增添几许生机与活力。

对怀旧的我而言，老街犹如一首经典的唐诗，静静地散落在记忆的枕边。即便是当年走在街上被泥水溅一身的尴尬，现在回想起来也都是温暖的回忆——那物美价廉的一元一件店、那五毛钱的套圈游戏；打呱哒板子、操着南腔北调脚卖蟑螂药的老汉；还有给自己头上箍顶帽子，呼扇呼扇挑着竹扁叫卖烧饼——亦步亦趋时的滑稽可笑；掉腿落漆八仙桌上的棋局、生铁炉子烧得“滋滋”作响的老水壶、路口简易维修自行车的棚子、在风雨中飘摇的钥匙幌子……这些充满人间烟火气、活色生香的原始画面，纯真质朴的生活方式，在“市井文化”“城市智能”的更迭冲击下，日渐远去。

老街长久以来被我们遗忘在时光里，当我们小心翼翼拭去灰尘，发现历史如此明亮澄澈。2011年9月18日，长春南大营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往昔的肃杀早已烟消云散，但它却像一名威严的长者，讲述着曾经的历史记忆。老长春人或许知道，“炮楼”和“黄楼”是毗邻的两个地方，“黄楼”，因为楼体呈黄色，故曰“黄楼”。几年前完成搬迁改造后，取而代之的是园林式的绿化：绿色长廊，平缓草坪，繁茂的果树，苍翠的松柏，长榭短亭，曲径通幽。景观与周边繁华整洁的街道、高耸入云的楼群和谐交融，每个音符都跳跃着文明进步。人居环境改善，人们也热衷于分享这份利好。老年人围坐一起打牌聊天消遣时光，年轻男女在“疾风之曳”劲曲中欢快地伸展着动感十足的舞姿，引得过往行人驻足观看。

每当在街头徜徉，仿佛被城市发展紧张而急促的脚步远远地甩在后头，感叹时光流逝，不知苍老了多少容颜？望着霓虹闪烁、车水如潮的老街，它像青藤一样紧紧地缠绕着我，又像一坛陈年老酒，盛满岁月沧桑的故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昔日的老街已完全改换了模样，留下我们倾听着城市脚步，守望望着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

记忆中的梅河

□冯涵

提起“梅河”还得从小时候说起。那年我才6岁，正是换牙的年龄段，两颗门牙长得很好，可是在两颗门牙中间，又长出一颗多余的牙齿。那颗尖尖的牙齿正对着上唇，如果不及时处理掉，我也许会像犀牛一样另类。可是职工医院没有牙科，只好等妈妈放暑假，带我到长春来看牙科。

那是1960年的夏天，坐了一上午的小火车，终于到达中转站——梅河口车站。记忆中的梅河口车站很大，还有一个跨度约60多米的天桥。那天桥是木质结构，黑灰色的油漆已经脱落，虽然显得有些斑驳老旧，但却很干净，踩在天桥上那种空空的声音犹在耳畔……

站在天桥上能看到一条条纵向交错的铁道。最靠里边的是一大片小火车道，小火车道的站台上堆满了各种型号的圆木。操纵吊车的师傅，高高在上地坐在一个长方形的操作室里，抓钩把一列列圆木吊起，通过悬在空中的缆绳，准确地装在运木材的平板车上。随着此起彼伏的汽笛声，一列列满载乘客的绿皮火车，和一列列满载货物的黑色货车，进出梅河口车站。

妈妈指着一组信号灯说，铁路的信号灯有红、黄、绿、白、蓝5种颜色。火车司机就是根据信号灯颜色的变换，来判断前方的情况，没进站之前，如果看到红灯，就得站外停车。我似懂非懂地听着，一边十分好奇地看着，一边加快脚步跟妈妈走出站外。候车室门口的树荫下有卖茶叶蛋的，有卖炒瓜子的，有卖海菜果的，还有卖洋菇娘的……妈妈问我想吃啥，我指了指洋菇娘。妈妈给我买了半斤洋菇娘，领着我坐在阴凉处等车。我一边吃着洋菇娘，一边随手把菇娘皮扔在地上。妈妈赶紧把菇娘皮捡起来说：“梅河口不大，但是很干净，你看这地面扫得多干净，招待所也很干净。”所以我从6岁那年开始，对梅河口就有了好感。

妈妈还说，梅河口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那时候我还小，只懂得“交通”指的是公路上的各种车辆，不懂“枢纽”是什么意思。

第二次去梅河口是在2018年。那年国庆节小长假期间，我们一行5台车自驾游，先去通化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回来时在梅河口停留，晚餐后出去逛夜景。我发现梅河口的公厕不但干净，里边的设置也特别讲究。

女婿家在梅河口，早就听亲家说，梅河口的早市啥都有，于是我就和一位喜欢逛早市的姐妹约好，第二天一早来到泰源街。过斑马线的时候，我发现各路口都有工作人员执勤。那天是星期六，过往的行人很多，城市井然有序，地面上连个烟头都没有。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在梅河口换车时妈妈说的话：“梅河口不大，但是很干净。”

几次途经梅河口印象深刻，特别是此次疫情发生后，梅河人所做的一切更是有目共睹。看到那些感人的画面，和一组组充满真情实感的留言，已经搁笔多时的我，终于按捺不住用文字表达情感的欲望。

行者笔录

粽叶飘香端午长

□张西武

民俗揽胜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又是一年粽飘香时，超市里，粽叶早早摆上了货架，千姿百态、风味各异的粽子也提早上市了，而我念念不忘的却是母亲包的粽子。

粽叶是端午节前的一项重要活动。每到端午节的前一天，中午时分，母亲采回来了粽叶，来不及擦去脸上的汗水，就把满满一袋子的粽叶倒出来翻晒，看着一大盆翠绿的粽叶，汗流浹背的母亲露出满意和欣喜的笑容。草草吃一口饭，母亲和姐姐们便开始一起烧水焯洗粽叶，青绿的粽叶瞬间变成了墨绿色，满屋飘溢着粽叶散发出来的清香，放牛回家的我闻到粽叶味，仿佛闻到了粽子的香味，口水止不住流出来，心里急切地盼着吃上美味的粽子。

我跑去柳树林的涝洼地里割水葱，用来捆扎粽子。水葱碧绿细长，一丛丛一片片地生长在涝洼地里，平时牛喜欢吃，孩子们常用来编辫子玩，老百姓卖菜时常用来捆菜，两根接一起便可以用来捆粽子，翠绿的水葱和墨绿的粽叶相得益彰，是纯天然的绝美搭配。

夕阳西下，粽叶和泡好的黏米、大枣都准备好了，母亲和姐姐们便开始包粽子。因为人口多，要包满满一大锅粽子，常常要忙到半夜。灶膛里柴火噼啪噼啪烧得正旺，满满一锅绿莹莹的菱形粽在锅里煮着，不一会儿就能闻到浓浓的粽子香味，我在美美的期盼中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天刚亮，母亲就喊我起来，割艾蒿、打露水，回家插上艾草，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去锅里拿粽子，打开粽叶一角，露出里面晶莹的糯米，蘸上白砂糖，一口咬下去，香甜软糯，口齿生香，沁人心脾。

因为有粽叶的严密包裹，粽子放在阴凉通风处，可以存放半个月，在没有冰箱的年代，这是一个奇迹。端午节后，孩子们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便去摸起一个粽子，剥开粽叶直接吃起来，吃完粽子，精神抖擞。

小时候，剩余的粽叶可以晒干保存，就连吃完粽子剥下的粽叶也要漂洗干净晒干保存。这一年蒸馒头蒸包子蒸糕时，可以垫在锅帘子上，还会有一股粽叶的味道。

端午节是孩子们盼望的节日，插艾草、系彩绳、吃粽子、顶鸡蛋，这是孩子们开心的日子。孩子们尚不清楚端午节的来历，不知道屈原的悲壮，不知道怀念的滋味。对母亲来说端午节却是一个忙碌的节日，她不但要早早地舂米、泡米、采粽叶，更要包粽子、煮粽子，常常要忙到凌晨。不管经历多少辛苦，母亲年年都能让孩子们吃上美味的粽子。

如今，我远离家乡在外生活。家乡的粽叶清香绵延，越过山高水长的岁月，带着母爱的味道，带着时光的印痕，穿过人生的风雨，常常飘进我思念的家乡。

顶针儿

□齐兆瑞

“不点儿不点儿，浑身净眼儿”，这是儿时常听老人们给孩子们破的“闷儿”（猜谜语）。这谜底便是顶针儿。

顶针儿可是做针线活的必备工具。描龙绣凤用它，缝破补绽也用它。当然，文学上据此意将一种修辞方法也称作顶针（或顶真，也叫联珠）。如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便用了顶针的修辞格，后一句的开头，也是前一句末尾的词语或句子，就好像顶针儿的样子。

顶针儿多为金属制的，还有玉石、翡翠制的……铁制的最为便宜、适用，也最常见。它可以根据手指的粗细放开或收拢。将它展开，发现它是一块宽约1厘米、长约3至4厘米的铁皮压制而成的，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坑，以抵住针的后端且不易滑出。

记得母亲的针线筐里就有两个锃亮的铁顶针儿和一个光滑的顶针儿。据说那个光滑顶针儿是姥姥留给母亲的，甚至历史更为悠久……

我稍懂事后哄弟弟们玩耍时，常常将针线筐里的东西倒扣过来——线棒、袜底板、拔拉锤子、鞋拔子……这些都成了玩具。有时将线棒弄乱了找不到线头而遭到母亲的责骂。那时也常常观察母亲缝被子、缝棉衣、纳鞋帮……母亲总是将顶针儿戴在右手的中指上，然后飞针走线，我有些纳闷，似懂非懂。

及长，看到母亲忙不过来，衣服、鞋子坏了只好自己缝。有时材料太厚太良，用力时常常被针屁股扎了手，我只好按在炕沿上将针顶过去，费时费力，越出汗，手越滑……后来在母亲的指导下，我才体验到顶针儿这种小玩意的妙处。

那时，哪家没有几个锃亮的顶针儿？有一次，我无意中发，母亲有一个顶针儿上密密麻麻的小坑中竟有几个透亮了！

再后来，我们兄弟几人成家立业，母亲的顶针儿就不太光亮了……妻子也有针线筐，也有顶针儿……现在，妻子的顶针儿也不光亮了，袜底板、鞋拔子、压刀、拔拉锤子不知什么时候也消失在岁月里了。

如果还让孩子们猜“不点儿不点儿，浑身净眼儿”，他们恐怕很难猜到了。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世界里，顶针儿这种东西早就看不见了。



我们这疙瘩

